

俄罗斯大国身份重塑 与对美外交策略选择^{*}

于 游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始终将大国身份作为自我认知的核心内容，追求和维护大国地位成为其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在俄罗斯大国身份重塑进程中，其对美外交策略的选择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在拜登政府时期，俄罗斯采取冲突性外交政策以回应美国的全面遏制与极限施压；特朗普执政后，俄美关系出现调整，俄罗斯采取竞争性外交策略，寻求利益交换与风险对冲。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了俄罗斯大国身份重塑过程中认知因素与对美外交策略调整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系。研究认为，在俄罗斯大国身份的重塑进程中，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初期对俄罗斯身份认知的差异，分别对应着俄美认知互动中的“认知错位”和“认知调试”状态，基于此，俄罗斯选择冲突性外交策略与竞争性外交策略。特朗普再次当选后，尽管俄美两国释放缓和信号，但俄罗斯追求多极世界重要一极的决心，与美国维护自身作为多极世界首要一极的认知冲突不会根本改变。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俄罗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逻辑与俄美大国关系的互动，对于解释大国间合作与冲突的生成机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大国身份认知 战略互动 外交策略 俄美关系
俄罗斯

【作者简介】 于游，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大国竞争背景下俄罗斯的大国共处策略调整及中国的对策研究”（2024QQJH173）资助。

引言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中的大国身份定位与战略博弈始终是影响全球秩序演变的核心要素。近年来，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姿态愈发强硬，甚至被部分西方国家贴上“挑衅且具敌意”的标签。2008 年俄罗斯出兵平息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的武装冲突，此举被视为俄罗斯在长期隐忍后开始强硬反击的信号。2014 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无疑是对冷战后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一次重大挑战。2015 年俄罗斯武力干预叙利亚内战，进一步动摇了冷战结束后只有美国才拥有在全球使用武力的地位^①。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更是将对外强硬姿态推向了新的高度。特朗普新任期开启后，俄美通过元首外交强化战略试探，双边关系呈现“竞争性缓和”迹象。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积极调整对美政策，释放对话信号，展现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寻求突破的姿态。

一直以来，俄罗斯如何制定和调整对美策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拜登政府时期，俄罗斯对美实行冲突性的外交政策。在国际实力对比不利于俄罗斯的情况下，俄罗斯对美国的强硬外交不符合传统的成本收益原则^②。而特朗普执政以来，俄罗斯对美政策出现了新调整。在面对拜登和特朗普不同执政风格和对俄政策时，俄罗斯大国身份重塑中的认知因素究竟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如何深刻影响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的选择与调整？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旨在全面剖析俄罗斯大国身份重塑过程中认知因素与对美外交策略调整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系，为理解俄美关系的动态演变以及俄罗斯在国际格局中的角色转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一 不同视角下俄罗斯对美国外交策略的选择

俄美大国战略互动范式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经典命题，持续占据国际关系、大国外交研究的核心议程。既有研究围绕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的生成逻辑，从权力

① 赵鸣文：《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载《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3 期。

② Anne Clunan, “Historical Aspirations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Russia’s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Communist and Post – Communist Studies*, Vol. 47, No. 3, 2014, p. 288.

结构、国内政治和观念等视角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研究为深入理解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选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分析框架。

（一）权力结构视角

部分学者认为，俄罗斯对美外交政策的变化主要是由地缘政治安全和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结构驱动的。随着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俄罗斯经济实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2021 年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等一系列在全球范围内战略相对收缩的行为，以及美国经济发展放缓、国内政治分歧加大、非法移民、种族问题、城市基建老旧、枪支泛滥等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证明美国正在走向衰落。俄罗斯实力的变化决定了对美政策的变化^①。

还有学者认为，地缘政治安全压力对俄罗斯的对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列宁强调地缘政治影响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性，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与其扩张主义或帝国情怀无关，而是由于北约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与美对抗的目的就是要将乌克兰排除在北约之外^②。大国总是对本国领土周边的潜在威胁非常敏感，没有任何国家会欢迎历史上敌对的军事联盟延伸至本国边界^③。

以上对俄罗斯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的分析解释有其合理性，但仅从这一视角观察俄罗斯对美政策依然不足，因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俄罗斯仍与美国有巨大差

① 参见 J. Mankoff, “Russia and the West: Taking the Longer View”,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0, No. 2, 2007, pp. 123–135; R. Kagan, *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8; Eugene Rumer and Andrew S. Weiss, “Ukraine: Putin’s Unfinished Business”.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11/12/ukraine-putin-s-unfinished-business-pub-85771>,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23 日; Stephen Sestanovich, “What Has Moscow Done? Rebuilding US–Russi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6, 2008, p. 28.

② Dmitri Trenin, “Russia’s Goal in Ukraine Remains the Same: Keep NATO Out”. <https://carnegiemoscow.org/2014/06/02/russia-s-goal-in-ukraine-remains-same-keep-nato-out-pub-55798>, 访问时间: 2023 年 10 月 25 日。

③ 参见 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 “Why Moscow Says No: A Question of Russian Interests, Not Psycholog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1, 2011, pp. 122–138; 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2014, pp. 77–89; [美] 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 21 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 欧阳瑾、宋和坤译,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7 页; 毕洪业:《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演变及影响》, 载《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2 期。

距，且俄罗斯面临的安全环境没有迅速恶化，但依然采取了对美的冲突性外交政策。

（二）国内政治视角

许多学者认为，国内政治因素在影响俄罗斯对外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当代外交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是巩固国内政权的需求，强硬的外交政策选择是国内政权不稳定的反映。俄罗斯领导人出于对周边近邻国家“民主蔓延”的恐惧，通过制造外部危机来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不满情绪，巩固国内政权^①。俄罗斯将美国塑造成敌人，不断发表反美言论来加强统治的合法性^②。俄罗斯政权的脆弱性在于精英阶层在文化和财政上对西方国家的依赖。俄领导人故意将俄罗斯塑造成被西方围困的堡垒形象，通过挑起危机来稳定国内动荡局势，试图斩断国内精英与西方国家的联系^③。在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入俄后，普京总统在国内的支持率一度超过 80%，相比之前国内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有较大提升，对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起到了良好效果^④。总体来说，普京总统的支持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虽偶有民众示威游行表示反对，但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和信任度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在国内政权保持稳定状态下，俄罗斯政府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这显然与维护政权稳定的说法相抵触。

（三）观念解释路径

有学者提出，俄罗斯国家认同不断演进对其外交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

① 参见 D. Cadier and M. Light, *Russia's Foreign Policy: Ideas, Domestic Politic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A. Cohen, "Domestic Factors Driving Russia's Foreign Policy". <https://www.heritage.org/europe/report/domestic-factors-driving-russias-foreign-policy>, 访问时间: 2024 年 5 月 30 日;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The Myth of the Authoritarian Model: How Putin's Crackdown Holds Russia Back",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2008; Andrei Tsygankov, "Russia's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National Identity". https://www.academia.edu/3045102/Change_and_Continuity_in_Russia_s_Foreign_Policy, 访问时间: 2024 年 6 月 3 日。

② Michael McFaul, "Confronting Putin's Russia". <https://www.nytimes.com/2014/03/24/opinion/confronting-putins-russia.html>, 访问时间: 2024 年 6 月 3 日。

③ Ivan Krastev and Stephen Holmes, "Russia's Aggressive Isolationism".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4/12/10/russias-aggressive-isolationism/>, 访问时间: 2024 年 6 月 7 日。

④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е рейтинги и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 в стране. <https://www.levada.ru/2021/02/04/prezidentskie-rejtingi-i-polozhenie-del-v-strane/>, 访问时间: 2024 年 6 月 24 日。

等西方国家政策在俄罗斯身份认同重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俄罗斯保守主义者以加强民族主义和坚持与美国永恒冲突为前提，塑造了俄帝国身份认同^①。

还有一些学者从认知观念视角探讨观念变化与对外政策演变的关系，认为俄罗斯对集体自尊和荣誉的追求与认知影响了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互动关系^②。而纵观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俄罗斯追求大国身份的斗争并不一定非要以强硬或者冲突的形式进行，蔑视与武装冲突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概率性而非决定性的^③。国家身份在自我认知与重要他者认知不断互动和影响下得以构建，自我认知或者他者认知的单一影响因素无法更好解释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演变。

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通过观察和分析俄罗斯在大国身份重塑过程中与美国身份认知的互动状态，建立起俄罗斯对美国外交政策演变的分析框架，进而对俄罗斯在大国身份重塑中对美国外交策略的选择作出解释。

二 身份认知互动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

温特提出，身份由内在的自我认知和外在的他者观念互动建构而成，而一国的对外政策往往受国家身份的驱使和影响。一般而言，对外政策可被视为界定边

① T. Hopf, “ ‘Crimea is Ours’: A Discursive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0, No. 2, 2016, pp. 227 – 255; А. П. Цыганков, *Russia's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nd edition, 2010; “Russia's National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New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the-russian-world-boundaries/>, 访问时间: 2024 年 5 月 17 日; Арин О. А.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Востоком и Западом, ИТРК, 2015 г; 雷建锋:《帝国继承国身份与俄罗斯外交》, 载《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3 期。

② Iver B. Neumann,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1815 – 2007”,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1, No. 2, 2008, pp. 128 – 115; Anne L. Clun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ssia's Resurgence: Aspirations,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D. W. Larson and A.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 – 95; A. P. Tsygankov,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陈宪良:《俄罗斯国家利益观的嬗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③ 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5 期。

界的实践之一，以构建和重建身份为核心^①。本文通过分析国家自我认知与他者承认的不同互动过程，分析国家为建构和维护国家身份而采取的对外政策。

（一）国家身份的建构进程：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

许多学者在分析国家身份的形成过程中都强调互动的重要作用。“互动”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概念，指两个以上的行为体在相互作用和影响下，使彼此发生变化的过程^②。巴里·布赞认为：任何“自我”身份只能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加以定义^③。温特提出，身份由内在观念和外在结构互动形成，内在观念指自我认知，外在结构指他者观念。同时，温特提出将身份因素进行代际传播的进化机制——文化选择理论的认同互动论。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行为体产生自我身份和利益的认知，并通过对重要他者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反应，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之前习得的身份及利益^④。

国家身份通过“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进行建构，在自我领悟和社会承认的基础上，通过该行为体与有意义“他者”的联系实现行为体身份的建构^⑤。如图 1 所示，国家身份的构建包括两个进程：一是“由内及外”进程，不断向他者宣传、建构和维护自我认知。二是“由外而内”进程，包括“他者”对国家身份的承认、尊重与认同或者否认、蔑视与否定等认知和行为。观察国家身份在国际政治系统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在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过程中，国家身份在周而复始地建构和调整^⑥。由此可以看出，自我认知是国家身份构建的基础，是一国与其他国际行为体进行互动的前提。一国只有在国家领导人及其国民相信自己的国家身份时，才能向他者展现国家身份被赋予的权利和责

①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 75.

② 李明月：《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互动论析》，载《国际观察》2018 年第 4 期。

③ [英] 巴里·布赞：《美国 and 诸大国：21 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第 16 页。

④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20、320 页。

⑤ 陈玉聃：《国家的自我认同与“他者”的关系——理论与渊源》，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 年第 7 期。

⑥ Richard Ned Lebow,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85 - 187.

任。然而国际社会中的国际行为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发生交往和互动，他者的认知和反馈在国家身份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者认知是国家身份构建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体现为国际社会其他国际行为体对某一国家身份的认知和态度。因此，自我与他者认知的互动是构建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地位的核心。国家身份建立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通过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实现国家身份的建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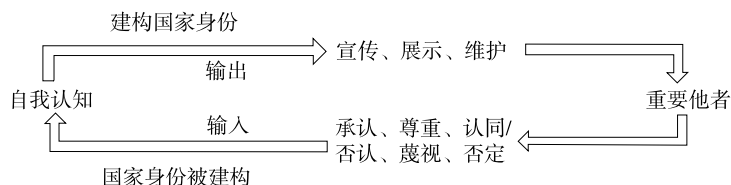


图1 国家身份建构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国际社会中，身份是一个国家的特征属性，它可以体现甚至决定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动机。国家行为体的身份是多样的，包括个体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等。对个体身份的认知是指他者对国家行为体普遍享有基本权利的态度，主要体现为是否承认和尊重国家是国际社会享有平等主权的成员；对类属身份认知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权类型、地缘环境和国际体系认知（维持现状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等；对角色身份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对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相对实力和影响力的认知与判断，常见的国家角色身份认知包括“大国”“强国”和“小国”等。集体身份认知是消除彼此界限，形成共同体的基础。对一国大国身份的蔑视和否定，主要体现在对其类属身份和角色身份的态度上，即双方无法对一国的地缘环境、国际体系认知以及国际地位等认知达成一致，甚至认知主体国家将他者视为生存安全威胁，国家为了保证自我生存必然要与他者发生冲突。本文尝试采用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分别是政治上对国际地位的积极肯定、经济上追求利益平衡的共赢、安全上尊重地缘政治空间和地区领导力。

国家身份建构过程中，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状态主要可以分为认知统

^① 李峰：《国家身份如何塑造区域认同——以东南亚的区域大国“身份地位化”为例》，载《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

一和认知错位两种。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互动进程的积极状态是认知统一，消极状态是认知错位。“认知统一”是 A 国自我认知的类属身份和角色身份与重要他者（B 国）对 A 国的类属身份和角色身份认知的协调统一。具体体现为 B 国对 A 国自我认知的政权类型、国家制度、发展水平和地理身份属性等内容，以及 A 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相对实力与影响持承认、尊重甚至认同的态度。在政治上，B 国对 A 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影响力作出积极定位；在经济上，B 国施以援助解决 A 国困境和开展积极合作，在双方利益平衡上追求共赢；在安全上，B 国尊重 A 国最关切、最核心的利益需求和主张，采取谨慎、互信举措，降低安全困境的困扰。“认知错位”指 B 国对 A 国自我认知的类属身份和角色身份持否认态度，具体体现为 B 国对 A 国身份定位持怀疑、消极甚至全面否定态度；在经济上 B 国对 A 国采取严厉制裁手段，打压经济发展；在安全上，B 国将 A 国视为破坏地区安全和平的危险根源，双方地缘政治利益出现摩擦，矛盾争端频发。

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家实力、国际环境等因素变化，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状态不断进行调整。如图 2 所示，经过认知调适的过程，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统一状态和错位状态会发生转变。“认知调适”是“认知统一”和“认知错位”状态之间的过渡过程。在“认知错位”的状态下，国家间常常发生矛盾和摩擦。而为了实现利益需求，B 国选择调整对 A 国的认知，在认知调适过程中不断尝试重新接受 A 国自我认知的类属身份和角色定位，这一过程的特点是 B 国要重启与 A 国的关系。“认知调适”后的积极结果是双方实现“认知统一”，消极结果则是双方继续处于“认知错位”，双边关系陷入危机之中。



图 2 国家的认知调适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俄美的认知互动对两国外交策略选择的作用机制

本文假定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国家之间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只能依靠自身能力，通过寻求自身预期效用和权力的最大化，维护大国地位，构建大国身份。大国身份的构建不仅建立在自我理解基础上的自我身份认

知，还受到重要他者认知态度的影响，二者的互动状态影响国家大国身份构建过程中的对外政策。

自我认知与重要他者认知之间存在“认知统一”和“认知错位”两种状态。当国家大国身份的自我认知得到重要他者的承认，即自我认知与重要他者的认知反馈是统一状态时，大国将选择成本较低的合作性政策维护大国身份。而国家的自我认知与重要他者认知反馈发生错位，会导致二者冲突和对立的状态。出于对实力、威望等利益的追求，且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家往往采用改变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方式尝试改变重要他者的认知。采用的对外政策的类型与自我认知和重要他者认知的互动状态有关，大国身份的自我认知越强，重要他者承认程度越低，国家的对外政策越强硬。

苏联解体后，恢复大国身份和地位始终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无论从全球影响力还是从国内政治上看，俄罗斯始终将自己视为世界大国，且这一身份“始终是俄罗斯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基石”^①。在大国身份重构进程中，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的选择与美国对其大国身份的认知形成动态互动关系。如图3所示，在俄罗斯与美国的身份认知互动过程中，俄罗斯始终坚持追求和维护大国身份认知，通过与美国的互动作出关于美国对其身份认知的反馈。如果这种反馈是积极的，双方关系则处于认知调试状态，即努力寻找共识和合作领域，寻求两国关系重启的空间。此时俄罗斯选择展示和巩固大国身份认知，通过竞争性外交策略，既确保自身的大国利益，也寻求与美国的合作空间，以平衡竞争和合作关系。相反，如果反馈是消极的，双方关系可能陷入认知对立状态，此时俄罗斯选择捍卫和拓展其大国身份认知，倾向于采取对美冲突性的外交策略以维护大国尊严和地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以“自由国际主义”范式将俄罗斯定位为“结构性衰落帝国”，强化其“系统性安全威胁”认知。此战略叙事激发了俄罗斯“对冲性战略自主”诉求，俄罗斯通过冲突性外交策略回应美国的遏制。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转向“交易式单边主义”。在“美国优先”原则下，特朗普政府试图重塑对俄罗斯的认知框架，通过在具体问题上给予正向肯定和反馈，重启对俄关系。面对变局，俄罗斯采取“竞争性外交制衡”策略，通过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寻求平衡，以争取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自身的大国身份与利益。

^① [美] 罗伯特·A. 帕斯特编：《世界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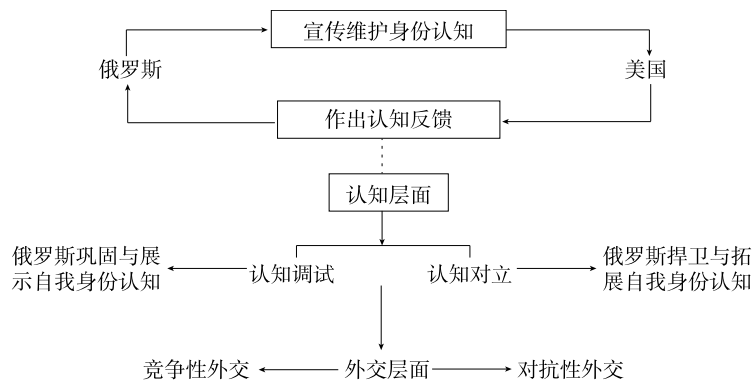


图3 俄美认知互动对两国外交层面的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 俄罗斯的大国身份认知与美国认知的互动

俄罗斯以“被尊重的重要一极”为核心的大国身份定位，与美国维护单极霸权的战略目标形成了根本性矛盾。拜登政府基于冷战思维，将俄罗斯定义为“修正主义对手”，通过系统性制裁和意识形态对抗强化遏制政策；而特朗普政府则采取实用主义策略，淡化价值观对立，将俄罗斯视为“可交易的地缘政治行为体”，试图通过利益交换降低战略消耗。拜登政府与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阶段对俄罗斯身份认知的显著差异，分别对应着俄美认知互动中的“认知错位”和“认知调试”状态。作为俄罗斯战略定位的参照对象，美国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认知反馈机制，深刻影响着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的制定方向与调整节奏。

（一）俄罗斯的身份定位：“被尊重的重要一极”

2011年普京总统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计划，并试图把这一联盟打造成国际秩序中的重要一极，充分发挥俄罗斯在联结欧洲与亚太地区的纽带作用^①。在这一战略提出的背景下，俄罗斯强调自我认知中的欧亚国家身份。俄罗斯改变以往突出强调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说法，重点宣传俄罗斯的欧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https://www.kommer-sant.ru/doc/1788017>, 访问时间：2023年11月10日。

亚属性，强调俄罗斯是欧亚大陆的领导者和重心。俄罗斯与欧洲文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亚洲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发展关系，欧亚国家身份成为俄罗斯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的基础。与此同时，俄罗斯更加坚定其大国地位，展现出坚决捍卫大国身份的强硬态度^①。俄罗斯希望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国家关系，但如果将俄罗斯的善意理解为软弱或无能的表现，并彻底破坏双边关系，那么俄罗斯的反击将会是不对称、快速和强硬的。俄罗斯在文件中反复强调“尊重”二字，不仅表达了对传统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尊重，还希望在国际交往中得到其他国家和国际行为体的尊重。“俄罗斯倾向于进行仁慈的、平等的对话，以便在国际事务中确立正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② 强调俄罗斯的自身发展，要立足于俄罗斯自身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增强俄罗斯的全球地位和国家安全。由此可见，普京对俄罗斯在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特别是在全球的角色定位，都有很清晰的思路。俄罗斯不再寻求加入西方世界，而是致力于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有意打造一个与西方分庭抗礼的阵营^③。俄罗斯对自己大国身份的定位是“被尊重的重要一极”，内涵包括反对美国霸权，在国际社会拥有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权力和影响力，强调了美国对其大国身份和利益的尊重，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环境变化等在这一自我身份认知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保守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强化了对国家身份的认同。普京在第三任期开始后坚持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保守主义方向，大力倡导传统价值观，坚持维护主权和互不干涉原则，每个国家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自由，俄罗斯追求成为世界强国和领导者，但并不会以他国主权为代价恢复超级大国地位^④。保守主义宣传爱国主义和捍卫传统价值观，强调历史自豪感和历史在俄罗斯国家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⑤。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www.ng.ru/dip_kurer/2013-03-04/9_concept.html, 访问时间: 2023 年 11 月 18 日。

②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1.12.2016 г.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550>, 访问时间: 2023 年 11 月 27 日。

③ 柳丰华:《从大国经济外交到大国权力外交——普京总统第三、四任期的外交战略》，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4 期。

④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2.12.2013 г.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38057/page/1>, 访问时间: 2024 年 2 月 19 日。

⑤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9243>, 访问时间: 2024 年 3 月 2 日。

第二，国家经济的快速恢复为大国身份的自我认知奠定了基础。尽管受到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以及西方经济制裁的影响，俄罗斯经济在经历一段下降趋势后仍实现了新的发展。2017 年俄罗斯经济重现增长态势，2018 年俄罗斯经济继续回暖，经济和金融领域打破了多项纪录。2018 年俄罗斯中央银行黄金购买量创历史新高的 92.2 吨，居世界第一位。黄金储备突破 2 000 吨，占国际储备的 17%^①。对美国政府债务的投资创历史新低，俄罗斯预算出现了过去七年以来的第一次盈余，是世界上外债总额最低的国家之一，远远低于西方主要大国的外债水平。2018 年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创造了记录，是苏联解体后的最高指标。到 2018 年底，输往欧洲的管道天然气出口量超过 2 000 亿立方米。在彭博社新兴经济体的评级中，俄罗斯从第七位上升至第二位^②。俄罗斯 GDP 已经接近世界前十大经济体，排在第 11 位。2018 年俄罗斯总统普京颁发总统令，希望到 2024 年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五个经济体之一^③。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俄罗斯采取一系列金融及财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西方制裁的影响，对本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恢复增强了信心。

第三，国际体系调整和周边环境变化巩固了俄罗斯成为“有影响力中心”的外交目标。俄罗斯认为世界正经历大调整时期，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已经开始形成。2013 年和 2016 年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及 2021 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均强调世界正处于转型期，其实质是国际关系格局复杂化，多极世界体系正在形成^④。在世界秩序多极化发展进程中，俄罗斯强调将坚持和巩固俄作为当代世界有影响力中心之一的地位为外交政策的目标。此外，俄罗斯的地缘战

① Золотой Бум: Россия бьет рекорды. <https://www.gazeta.ru/business/2018/11/02/12044431.shtml?updated>, 访问时间: 2024 年 3 月 17 日。

② Россия поднялась на второе место в рейтинге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экономик агентства Bloomberg. <https://tass.ru/ekonomika/5846221>, 访问时间: 2024 年 3 月 17 日。

③ Десять рекорд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2018 году. <https://ria.ru/20181227/1548762244.html>, 访问时间: 2024 年 3 月 27 日。

④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www.ng.ru/dipkurer/2013-03-04/9_concept.html, 访问时间: 2024 年 3 月 27 日;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11.2016г. № 640.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page/1>, 访问时间: 2024 年 3 月 27 日;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07.2021г. № 400,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7046/page/1>, 访问时间: 2024 年 3 月 27 日。

略形势堪忧，美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有增无减，俄罗斯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安全威胁，俄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外部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步步紧逼，加剧了周边军事政治局势紧张，周边地区及国内“颜色革命”威胁有增无减，同时流行病疫情、气候变化和金融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美国不断放弃国际军控义务，使得全球军控条约体系不断瓦解。国际社会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和周边环境的恶化为俄罗斯的大国身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俄罗斯更加明确大国身份的自我认知对国家发展方向和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性。

（二）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认知错位

在拜登执政时期，美国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认知出现了深层次的错位，这种错位集中体现在国际秩序范式上的结构性对立、安全议题的高度政治化以及冷战思维遗产所固化的对抗路径依赖等多个关键维度。这种认知偏差不仅激化了俄美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还加剧了双方的战略互疑，进而将俄美双边关系拖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之中。

第一，国际秩序范式认知的结构性对立激化了俄美矛盾。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与拜登政府对于国际秩序的本质认知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俄罗斯主张基于主权国家平等的多极化秩序，强调文明多样性和发展道路自主权，批判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基于美国及其盟友的规则”；而拜登政府则固守自由主义的思维定式，将二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视为不可动摇的基石，把俄罗斯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秩序破坏者”，进而通过构建系统性制裁体系来遏制俄罗斯的大国影响力。这种战略认知的根本性错位，进一步印证了俄乌冲突是俄罗斯复兴大国实践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①。

美国联合盟友对俄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制裁，通过“全面脱钩战略”全方位遏制俄罗斯的发展，以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在金融领域，将俄部分银行移出 SWIFT 信息传输系统，并限制俄罗斯动用其外汇储备；在贸易领域，取消了俄罗斯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经济组织中的相关权利，严格限制对俄贸易和投资；在军事领域，对俄罗斯军工产业实施制裁，大幅增加俄罗斯军工企业研发和生产武器的成本；在科技领域，限制半导体和先进软件等关键技术出口至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同时禁止美国企业在俄能源领

^① 阮建平、何诗雨：《俄乌冲突背后的秩序之争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3期。

域进行新的投资等。拜登政府这种以规则武器化重塑国际权力格局的做法，实质上是美国单极秩序观对多极化潮流的压制。

第二，安全议题政治化加剧俄美战略互疑。拜登政府将威胁认知建立在敌我对抗认知之上，通过制造“俄罗斯威胁论”以达到凝聚国内政治共识以及构建“价值观同盟”的目的。2022 年 10 月，拜登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俄罗斯定义为“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直接和持续威胁”，强调俄罗斯是全球混乱和不稳定的根源^①。通过系统性渲染“俄罗斯威胁论”，拜登政府将其转化为凝聚民主党选民、打压共和党外交批评声音的核心政治筹码，将外交议题当成巩固其执政合法性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通过构建“价值观同盟”强化西方阵营的控制力。一方面，拜登政府将俄乌冲突视为“维护欧洲安全秩序”的关键战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情报支持，阻碍俄乌和谈进程，以俄乌冲突为支点实施“代理人战争”策略，进一步消耗俄罗斯国力。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将“俄罗斯威胁”作为凝聚跨大西洋共识的价值坐标，试图将欧美分歧限定在内部矛盾范畴内，以此抵御俄罗斯分化跨大西洋关系的负面效应^②。为此，拜登政府积极推动北约东扩、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并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发起对俄罗斯的谴责，从而削弱俄罗斯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

第三，冷战思维固化俄美对抗路径。美国民主党精英层深陷“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窠臼，继续秉持冷战二元对立思维。拜登的外交理念根植于冷战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将国际政治定义为“自由制度”对“专制体系”的必然胜利。拜登政府将俄罗斯定位为“正处于深度衰退、濒临灭绝且经济完全依赖油价的国家……无法与西方国家竞争”^③。这种认知定位既无视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也回避它作为欧亚能源枢纽和核大国的现实地位。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也是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试图利用军备开支推动经济增长，将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战争—福利一体化的国家，以此支撑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18 日。

② 赵隆:《跨大西洋关系重塑背景下的俄罗斯对欧政策调整》，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6 期。

③ Какое место займет Россия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Байдена.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3303>, 访问时间: 2024 年 4 月 27 日。

美国霸权的延续。这一思维模式催生出“对抗即目标”的政策逻辑，拜登政府将削弱俄罗斯视为外交政策的终极使命。这种认知错位导致美俄双方在战略调整上失去了回旋空间，双边关系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认知调试

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美国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认知进行着多维度调试，这一过程不仅重塑美俄关系的规则框架，也深刻反映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与全球多极化趋势的双重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对俄认知调试本质上是权力政治逻辑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局部修正，从多极化现实下对俄美博弈规则的重构，到国内政治需求驱动下的对俄政策微调，再到实用主义叙事下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范式的摒弃，特朗普政府试图在霸权衰落的现实下开辟一条强交易性的大国竞争新路径。

第一，承认国际多极化现实，重构俄美博弈规则。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对美国外交战略思路进行了阐释。他提出，冷战结束时出现的单极时代是一个异常现象，如今的世界由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几个大国组成，避免战争和冲突源于这种新的权力关系格局，这符合所有国家的最大利益^①。这一言论表明，特朗普政府认为多极世界已成为现实，美国必须根据新的现实调整其对外政策。基于此认知，美国对俄罗斯身份认知的外交话语体系进行了调整：特朗普政府暗示俄罗斯在谈判中占据上风，拒绝将俄罗斯定性为“侵略者”，并表示将俄罗斯排除在七国集团之外是一个错误。这种调整不仅体现在对冲突责任的模糊化处理上，更反映在对俄罗斯国际角色认知的深层变化上——从传统认知中的“战略对手”转向更具策略性的“谈判参与者”^②。美国实质上承认俄罗斯在多极秩序中的大国身份，试图将其从“秩序破坏者”重新定位为“可交易的地缘战略杠杆”，通过规则重构实现“威慑与接触”的大国动态博弈。

第二，迎合国内政治需求，调试对俄政策。从皮尤研究中心 2025 年 4 月民调数据看，美国民众对俄乌冲突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态度差异。53% 的受访者秉持美国没有援乌抗俄责任的观点，而认为美国有责任介入的比例为 44%。与 2024

^① “Secretary Marco Rubio with Megyn Kelly of the Megyn Kelly Show”.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marco-rubio-with-megyn-kelly-of-the-megyn-kelly-show/>,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28 日。

^② “US Objects to Phrase ‘Russian Aggression’ in G7 Statement on Ukraine”. <https://www.ft.com/content/73809e7a-a772-403a-8755-41a329d6a45d>, 访问时间：2024 年 5 月 13 日。

年 11 月美国总统大选后的调查结果对比，当下认为美国有责任助力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民众比例已下滑 6 个百分点。这一数据变化反映出美国民众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态度转变，这对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自 2024 年 1 月以来，共和党内部对俄乌冲突的看法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认为俄乌冲突对他们个人很重要的比例下降了 9 个百分点，认为战争对美国利益很重要的比例下降了 6 个百分点^①。这一变化表明，共和党内部对于俄乌冲突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有所降低，这种态度转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共和党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承诺“24 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这一承诺在其核心支持者群体中引发强烈共鸣。他的核心支持者中反战、反干预主义的倾向极为显著，他们渴望美国减少海外军事干预，将更多资源和精力聚焦于国内发展。特朗普推动停火的举措，无疑是对其竞选承诺的有力践行，精准迎合了选民对减少海外支出、回归国内事务的期待。这种广泛的民意倾向，为特朗普在对俄政策上采取更为温和、合作的态度提供了坚实的国内支持基础。

第三，强调实用主义叙事，摒弃对俄冷战意识形态范式。特朗普政府对俄认知调整深刻反映共和党意识形态的转型——从新保守主义的“民主推广”理念，转向以本土利益为核心的“现实利益至上”原则。特朗普政府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复合型策略塑造理性务实的领导者形象，实质上将对俄政策从“价值观驱动”转变为“成本—收益”驱动。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多个领域软化对俄政策，为实质性谈判创造条件。2025 年 2 月初，美国司法部解散了“反盗窃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KleptoCapture），这是一个跨部门执法工作组，致力于执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制度并打击俄罗斯寡头。2025 年 3 月 17 日，《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已通知国际起诉乌克兰侵略罪中心将于 2025 年 3 月底前退出该中心。美国自 2023 年 11 月起成为该组织的成员。战争研究所称此举是“对俄罗斯的单方面让步”^②。这些行动表明，特朗普政府在逐步减少对俄罗斯的直接对抗性举措，为改善双边关系预留空间。

① “How Americans View the Russia – Ukraine War”. <https://www.pewresearch.org/2025/04/17/how-americans-view-the-russia-ukraine-war/>, 访问时间：2025 年 4 月 18 日。

② Claire Mills, “Ukraine and Russia: A Shift in US Policy”. <https://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research-briefings/cbp-10218/>, 访问时间：2025 年 4 月 5 日。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发出制裁威胁，以此向国内强硬派展示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与强硬立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2025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根据美国《国家紧急状态法》，继续执行第14024号行政命令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一年，这相当于将前总统拜登推出的一系列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延长一年^①。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既向外界表明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又为未来可能的政策调整留下了余地。通过重新调整俄罗斯身份定位，特朗普试图重构保守主义外交的话语体系——将“对抗”转化为“交易”，将“规则”替换为“利益”。

四 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的转变：从全面对抗到竞争性共存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从拜登政府时期的全面对抗到特朗普新任期的竞争性共存，俄罗斯对美外交策略经历了调整与转变。拜登政府时期，俄罗斯采取冲突性外交策略予以反击，双方关系陷入“新冷战”状态。然而，随着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美国对俄罗斯的认知与政策进行了根本性调整。俄罗斯抓住这一战略窗口期，迅速调整外交策略，从对抗转向竞争性共存，试图在军事威慑与外交接触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一）俄罗斯对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冲突性外交策略

面对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大国身份的全面遏制与极限施压，俄罗斯采取了冲突性外交策略，通过塑造安全威胁认知，打破地缘安全格局和重塑全球秩序等方式，形成对冲美国复合遏制战略的策略选择。

第一，明确美国为首的北约是俄罗斯头号安全威胁。美国政府不断强调俄罗斯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和安全威胁，否定俄罗斯的大国实力以及在国际政治中对俄罗斯打压与遏制，俄罗斯采取政策对此进行反击与对抗，直接指责美国对俄罗斯构成安全威胁。2021年俄罗斯通过了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删除了此前关于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与欧洲开展互利合作等内容，并指责美国遏制政策使

^① “Continuation of the National Emergency with Respect to Specified Harmful Foreign Activit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5/04/14/2025-06399/continuation-of-the-national-emergency-with-respect-to-specified-harmful-foreign-activities-of-the>, 访问时间：2025年4月14日。

俄罗斯面临盟友分裂、独联体内部分裂和地区冲突的风险^①。2022 年俄罗斯发布新版海洋学说,更加明确了对美外交的对抗性。这份文件指出,俄罗斯的独立外交和国内政策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对,美国及其盟国“寻求维持他们在世界上的霸权”。文件称,俄罗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威胁是北约的扩张、美国的全球海洋霸权、美国及其盟友限制俄罗斯获取其资源的愿望以及地区挑衅。2023 年新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强调美国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在未来一段时期,俄罗斯与美国将保持高烈度的对抗状态,俄罗斯不再承认过去美国为维护霸权所设立的一系列垄断和约束条件,消除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②。

第二,利用乌克兰危机维持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形成了建设性关系,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标志着这一关系的终结,它开启了原冷战对手之间竞争加剧甚至对抗的新时期^③。克里米亚地区并入俄罗斯,且俄罗斯多次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退让空间,甚至表示将诉诸充分的军事技术举措进行强硬回应。2022 年 2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旨在通过强硬手段防止北约东扩和对抗“集体西方”,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尤金·鲁默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标志着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根本性改变。2022 年 2 月之前,俄罗斯的全球战略只是其外交政策的附属品,其外交政策的重点主要是确保周边安全和削弱西方影响力。自 2022 年 2 月以来,俄罗斯的全球雄心已经变成反击西方孤立的政策^④。乌克兰危机暴露了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开启了俄罗斯与美国竞争甚至对抗的时期。2022 年乌克兰危机升级进一步摧毁了俄美之间原本十分脆弱的战略信任,俄罗斯利用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整合后苏联空间,以巩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大国地位,对抗美国的遏制政策和极限打压。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2.07.2021 г. № 400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7046/page/1>,访问时间:2024 年 5 月 17 日。

② 于游:《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载《东北亚学刊》2023 年第 5 期。

③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ого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а. <https://carnegiemoscow.org/2014/10/15/ru-pub-56935>,访问时间:2024 年 6 月 5 日。

④ Eugene Rumer, *Rogue Power: Russia's Wartime Foreign Polic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11, 2023, p. 1.

第三，强调构建多极世界，反对美国霸权。在 2023 年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俄罗斯明确提出，未来的国际秩序应该是多极世界，而俄罗斯应该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特一极。在这一主张下，俄罗斯积极拓展与“全球南方”的联系，将“全球南方”外交确立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中东、亚太、非洲及拉美五大板块同步推进高层互动，重构与“全球南方”支点国家的外交图谱，寻求更广泛的合作与支持。同时，俄罗斯加强与“全球南方”的经贸联系，不仅有效缓解了西方封锁带来的压力，还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俄罗斯将多边机制建设作为推动多极世界构建、反对美国单极主导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俄罗斯重视发展“欧亚经济联盟+”合作模式，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俄印战略对话及中俄蒙经济走廊等新兴合作平台的建立与发展。通过这些合作平台，俄罗斯进一步加强了与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俄罗斯灵活调整外交资源分配策略，将更多资源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和南方，着力加强与近邻国家的关系，为构建多极世界秩序进行战略部署和安排。

（二）俄罗斯对特朗普新任期美国的竞争性外交策略

俄罗斯在特朗普新任期的外交策略呈现出“实用主义优先、多线平衡博弈”的特点，既抓住美国政策转向的窗口期推动利益交换，又通过强化中俄合作与多极化叙事对冲潜在风险。其本质是通过竞争性外交实现三重战略目标：打破西方制裁包围网，固化欧亚地缘战略优势，重塑有利于俄罗斯的大国权力平衡。

第一，主动寻求对美外交突破，重启对话机制。特朗普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俄罗斯迅速调整对美外交策略，从长期对抗转向主动接触。普京政府通过接受特朗普有关停火谈判的提议，重启了自俄乌冲突以来几乎停滞的高层对话。普京总统积极评价俄美会谈，并对继续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表达了期待，同时痛斥部分西方精英破坏双方对话的行为。俄罗斯重视利用这一机遇推动能源合作与制裁解除，以经济利益为筹码换取美国让步。这一策略体现出俄罗斯试图利用特朗普政府“交易型外交”特点，将地缘博弈转化为具体利益交换。

第二，维护战略优势，以灵活性策略占据博弈主导权。俄罗斯对美策略的核心逻辑，体现在以“原则性坚持+策略性妥协”的双轨策略来主动塑造谈判框架。在俄美谈判中，俄罗斯始终坚持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原则立场，将乌克兰实现“中立化”、“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作为核心战略目标，并坚决反对乌克兰加

入北约。这一立场既是对国家安全的战略考量，也是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底线要求，彰显俄罗斯维护自身利益和掌握战略主动的决心。通过清晰界定核心诉求，俄罗斯在谈判中掌握了主动权，避免在关键问题上作出原则性让步。在坚持核心诉求的同时，俄罗斯展现出策略上的灵活性，积极寻求与美方的合作。俄美双方在黑海航行安全、能源设施保护等技术性议题上达成共识，这一策略既缓解了国际社会对冲突升级的担忧，又为后续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竞争性外交的精髓，在于将战略定力转化为动态博弈优势，彰显俄罗斯在重大安全议题上的战略自主性，为后续在多维领域争取战略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平衡中俄战略协作与对美博弈，强化多极化叙事。尽管俄罗斯加大对美接触力度，但并未削弱与中国的合作。俄美接触后，普京主动与中方通话，派出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访华，彰显对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普京多次公开强调中俄关系不受国际形势影响，并通过扩大能源出口、深化远东开发等举措巩固双边纽带。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登科表示，俄方已准备好向中国供应尽可能多的石油^①。与此同时，俄罗斯重视开展“全球南方”外交，继续强调构建多极世界。这种双重策略既维护了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又通过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削弱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为俄罗斯在美俄博弈中构建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结 语

坚持寻求大国身份和地位、维护国家声誉与威望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首要战略目标。俄罗斯重视并极力争取美国对其大国身份的承认与尊重，因为其大国身份和地位只有得到美国的承认和尊重，才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②。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大国身份认知的差异，本质上是美国霸权衰落进程中不同战略路径的分野。拜登政府延续冷战思维，将俄罗斯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通过系统性制裁与北约东扩强化单极霸权护持。在拜登政府与俄罗斯大国身份认知的“错位状态”下，俄罗斯选择冲突性外交策略，以此显示出维护

① 《俄罗斯副外长：中国需要多少石油，俄罗斯就准备供应多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9344121830959233&wfr=spider&for=pc>，访问时间：2025 年 4 月 16 日。

② Andrei Kolesnikov and Denis Volkov, “Craving Respect: The Russian Public’s Wish List in Helsinki”.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76787>，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5 日。

大国身份的能力与决心，在受到遏制的状态下争取机遇。特朗普政府则采取实用主义策略，承认多极化秩序转向的现实，将俄罗斯定位为可进行交易的地缘政治行为体，通过交易思维实施战略对冲，其有限合作态度反映了对权力转移的适应与对战略消耗的规避。在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大国身份认知的“调试状态”下，俄罗斯选择竞争性外交策略，以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与国际地位，既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又通过有限合作换取战略空间，坚决捍卫自身作为多极世界重要一极的地位。

冷战结束三十余年来，俄美关系经过多轮“缓和—对抗—重启—再对抗”的螺旋式发展，尽管两国寻求在某些议题上开展合作，但俄罗斯追求多极世界重要一极的决心与美国维护多极世界首要一极的认知冲突不会根本改变。这种博弈揭示，美国对俄认知的演变既是国际权力转移的映射，也是国内政治撕裂的投射，正在重塑大国竞争的新范式——从制度对抗转向战略韧性较量，从全面遏制转向选择性压制，其演变轨迹将深刻影响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重构进程。展望未来，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俄美关系虽可能呈现阶段性缓和，但双方关系无法实现真正的和解。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根植于维护独立、主权和大国平等地位。俄罗斯既不接受美国的霸权体系，也不接受其从属地位。而特朗普的对俄政策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与美国中心主义特征，缺失多极化、多边主义与互利共赢思想。当今的美俄关系中充满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发生难以预测的“黑天鹅”事件，未来两国关系的走向不仅取决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延续性，更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演变与国际权力结构的重组。

（责任编辑：胡冰）